
ICANN76 | CF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ASO
坎昆时间 202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 09:00 至 10:00

安德里亚·格兰顿
(ANDREA GLANDON):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ASO 的联合会议。本次会议是 ASO 成员与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讨论，我们不回答会议室中提出的问题。欢迎与会者在 Zoom 聊天室里相互交谈。若要查看实时口译，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 (Closed Caption) 按钮。请注意，聊天会话已存档并受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约束。

最后，提醒一下今天的发言人，请在每次发言时都报上姓名，并放慢语速，讲清楚一点，方便速记员和口译员。下面交给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他将代表 ICANN 董事会分享会议内容。艾伦？

艾伦·巴雷特：

大家早上好。欢迎。我是艾伦·巴雷特。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与 ASO 沟通。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你要说点什么吗？然后我们交给 ASO 和 SO/AC 主席。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CHRISTIAN KAUFMANN):

我是克里斯蒂安·考夫曼。我是第二位 ICANN 董事会成员，由 ASO 任命。艾伦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我们在台上。我交给谁？你想交给其他人吗？约翰 (John)。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能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我想我会代表 ASO 发言，你们知道，在 ICANN 中，ASO 是号码资源组织。我们担任这个角色。号码资源组织实际上是由两个主体构成的。一个机构是 NRO 执行委员会，由首席执行官、来自 RIR 的被委派人和一般执行官员组成。我们让他们上台。来自 APNIC 的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来自 LACNIC 的奥斯卡 (Oscar)。我看到来自 RIPE 的汉斯·彼得 (Hans Petter) 和我自己，来自 ARIN 的约翰·柯伦。

我们组成了执行机构。我们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成员选举产生，他们负责全球政策协调，并负责 ICANN 董事会席位的任命，即第 9 和第 10 席位。赫维 (Hervé) 是主席，他也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机会让 ASO 和 ICANN 董事会相互沟通并回答我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我认为 ICANN 董事会有几个问题要我们谈谈。我手上没有这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艾伦。交给你了。很好。艾伦，我想除非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否则我们应该直接进入这些问题。

艾伦·巴雷特: 我很乐意直奔这些问题，但如果你们有其他想法，我们可以遵照你们的想法。

约翰·柯伦: 我知道 ASO 有机会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没有问题。我们很高兴。我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将要遵循的会场议程。现在我们将回答每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ASO 对 ASO 或 RIR 在 ICANN 会议和其他活动中收到的号码问题曝光量是否满意？你们想建议对互动的数量或形式进行任何更改吗？

我们有机会与 ICANN 的同事进行了一些临时讨论。我们指出，总的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社群，他们经常会面，但他们也在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会议上会面。总的来说，全球各地都是这样。每个 RIR 每年都会召开几次会议，这就是我们的社群所在之处。因此，我们在 ICANN 没有必要进行同样的曝光。

ICANN 社群似乎已经有很多会议需要参加，以保持 DNS 方面的协调。我们不希望在他们繁忙的日程中增加负担。ICANN 对整个标识符空间负有责任。DNS 是一个，号码是另一个。它还具有与 IETF 共同承担的职能。IETF 的成员今天几乎没有来这里。我们不需要全部这样。在 ICANN 会议上，标识符的三个支柱不需要全部相同。

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互动。我们鼓励希望参与号码政策的人在 RIR 的各自区域会议上与他们合作，因为这就是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应。有 NRO EC 成员想要补充或详细说明吗？

保罗·威尔逊：

我是保罗·威尔逊。我的同事奥斯卡刚刚说，这可能是我们在 ICANN 会议的 ASO 会议上遇到的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赞同约翰所说的，但我认为号码问题的曝光量是必要的，ICANN 还依赖于会议室中的参会者以及听众对号码问题感兴趣的程度。我想我可以对每个人说，我们会尽可能快地响应任何明确的要求，要求更多人出席、提供更多信息等等。谢谢。

汉斯·彼得：

我是来自 RIPE NCC 的汉斯·彼得。我认为有一个传统我们应该在 COVID 之后恢复，就是我们在地区会议上的早餐或晚餐，我们很高兴邀请所有 ICANN 董事会成员，尤其是地区的成员，他们需要的差旅时间较短，可以参加 RIR 会议、直接与社群会面，也可以在 RIR 之后以非正式方式与董事会见面。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非正式对话方式。我会尝试为即将于 5 月底在鹿特丹举行的会议重新安排，并建议我们找出一种方法来推进这一工作。

艾伦·巴雷特：

很好。赫维。

赫维·克莱门特
(HERVÉ CLÉMENT)：

非常感谢，谢谢约翰。你对什么是 ASO 进行了很好的描述。我是赫维·克莱门特。我是 ASO 地址理事会的主席。会议桌上还有里卡多·帕塔拉 (Ricardo Patara) 和妮可·陈 (Nicole Chan)，他们也是副主席。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在会议桌。我们通常有 15 个成员，现在是 13 个。一个来自 AFRINIC。

正如你所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ICANN 内部的理事会在 ICANN 董事会任命两名董事，负责全球政策工作，也给董事会提供关于号码问题的建议。你们也看到了我们选出的两个事件，克里斯蒂安和艾伦·巴雷特，当然，他们在号码方面非常精通。我还想强调的是，感谢 ICANN、ICANN 组织的员工和管理层在时间上的支持，一切进展很顺利。这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感觉很棒。非常感谢。

艾伦·巴雷特： 好的。非常感谢。在过去的一些 ICANN 会议中，NRO 组织了公开会议或某些形式的教育培训。我听到了各种意见。我想在四个月前的吉隆坡 ICANN 会议上，有人走到麦克风前，说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关于 ASO、NRO 的信息。你们要如何回应呢？

约翰·柯伦：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 ASO 提供了在 ICANN 公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一些意见的机会。这次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需要讨论，我们认为你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要拿出来讨论。我们感谢这次机会，并希望以后继续有这种机会。但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为了占用时间而占用时间。

艾伦·巴雷特： 好的，谢谢。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 ICANN 董事会成员参加 RIR 会议的联合会议，甚至在刚好在附近的 ICANN 董事会和会议召开地区的 RIR 之间进行非正式联合会议。崔普缇 (Tripti)，你想谈谈这个问题吗？

崔普缇·辛哈： 谢谢你，艾伦。我是崔普缇·辛哈。首先我想说的是，很高兴大家能来到这里。ASO 和董事会上一次相聚是在 2019 年。我们非常感激能有这次机会。我们社群的力量取决于我们的合作。所以，汉斯·彼得，非常感谢你再次相聚的邀请，我们会接受你的邀请，共享早餐或晚餐，只要我们的日程安排合理。我们会继续进行这种协作和互动。这对生态系统总体上是有利的。谢谢。

艾伦·巴雷特：我深深记得 RIPE 在鹿特丹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参加了那次会议，期待与大家再次相聚。

钟宏安 (EDMON CHUNG)：我是钟宏安。我想重复一下崔普缇所说的话，我认为，汉斯提出的关于 ICANN 参加 RIR 会议的建议，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并且不仅限于董事会。我认为来自 ICANN 和社群的一些领导层，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如何让他们参与进来，以这种方式进行更好的互动。因此，我很高兴听到从我们的问题引向另一个观点的回应，不一定要 ASO 人员来到 ICANN，但 ICANN 社群实际上也应该去 RIR 了解、参与和互动。

艾伦·巴雷特：好的。非常感谢。我认为我们已经听到了 ICANN 应该更多地参加我们的会议的信息。我绝对会支持这一点。谢谢。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就问题 1 谈了很多了。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约翰·柯伦：没有。

艾伦·巴雷特：没有，好的，也许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问题。克里斯蒂安，我可以请你带个头吗？

约翰·柯伦：噢，好的。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一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我来说一下，约翰。谢谢。这个问题是我写的，也是 ICANN 写的。谢谢。问题是，在涉及 ICANN 时，RIRS 相当独立。对吧？这与约翰在政策和会议方面所说的有点相似。但我认为，最近的事件表明，独立和自治概念也存在一些风险。因此，从 ICANN 的角度来看，我们想知道 RIR 和 SO/AC 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你们希望 ICANN 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谢谢。

约翰·柯伦：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让我们审视注册管理机构系统的结构，RIR，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并尝试确定这是否是理想的结构。事实上，RIR 的结构与 ICANN 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拥有真正的正式社群。我们有选举治理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首要责任是确保 RIR 按照选举产生的治理委员会的指示，按照预期的方式运作。因此，我们研究了 RIR 在履行其职责时可能遇到问题的一些可能情况。RIR 实际上共同设立了 RIR 联合稳定基金，如果 RIR 出现运营问题或出于某种原因由于不利事件而需要资金，该基金将提供资金或技术援助。因此，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帮助支持和加强现有的 RIR 治理模型。

我们设想的场景是 RIR 治理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根本无法自我治理，没有运营或运作的治理委员会。这是一个新案例，社群正在讨论这个案例。我们也在讨论它。所以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短期内处理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在战术基础上恢复注册管理机构系统的稳定性。本周召开了很多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当我们就后续步骤达成共识时，我们肯定会与 ICANN 就此展开合作。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早期的简报。但是，当我们就需要完成的

工作达成共识时，希望 ICANN 会参与其中，因为 ICANN 在标识符空间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社群还有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更长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说，RIR 会定期努力评估他们的治理情况。我们在 IANA 管理工作期间做了其中一项。我们进行了问责并进行了自我评估。每个 RIR 都做了自己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这肯定足以确保 RIR 发现其治理中的问题、更新其章程，诸如此类。但这是每个 RIR 自行评估的问题。没有客观标准、第三方标准、第三方评估。当然，我们可以想象那里有一个模型。

但这不一定是 RIR，因为 NRO 正在管理 ICANN 必须推动的职能。这是 RIR 社群必须关注的问题。它必须考虑 RIR 的独立性。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看看它是否想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如果你们问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那是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要靠我们的社群来确定我们当前拥有的相当轻量级的结构，其中每个 RIR 都得到认可。然后假设自治在未来几年足够了。我们可以有其他结构，但你们并不真正想要 RIR 治理委员会，就像你们不希望 ICANN 董事会推动它一样。你们希望社群说出它想要什么结构。我敢肯定，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会在该领域看到很多讨论。

我做了个总结，但 RIR 首席执行官们也在座。有什么意见吗？我没有说错什么？有什么要补充吗？奥斯卡、汉斯、保罗。好的，太棒了。我基本上说对了。

保罗·威尔逊：

我可以就一个单独的主题发表意见吗，约翰？就 RIR 独立和治理等问题而言，正如约翰之前提到的，每个 RIR 每年都会召开两次大型会议。在所有情况下，其中一个会议是涉及董事会代表民主选举的年度会议。上周，APNIC 召开了 2023 年的年会，涉及到一场非常激烈的选举，选举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只能说是

对 APNIC 的治理和结构的误导。

我建议任何知道这一点或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应该对这些说法持保留态度，并理解尽管提出这些主张的特定派别在选举中没有成功，但他们仍在继续竞选活动，甚至在选举后，我认为一直在进行中。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回应提出的主张。但同样，在根据你们在 YouTube 视频或其他地方看到的内容得出任何结论之前，请注意这些讨论的所有方面。谢谢。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是的，我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ICANN 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解决这些情况。我认为这是 ICANN 和该地区每个 RIR 的所有机构的持续责任，也是 ICANN 和其他互联网技术社群组织的责任。因为我们在本地区可以做的工作并不是唯一可以在地区内完成的工作。我认为 ICANN 通过他们的举措，即区域性举措，可能有助于让社群参与进来。

即使注册管理机构没有采取适当的参与行动，这也是针对组织的其他部分的。这不仅仅是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责任。这是一种协作责任和共同责任。我认为 ICANN 在每个地区都保持其角色，特别是在 AFRINIC。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改进社群流程、社群建设流程。

崔普缇·辛哈：

奥斯卡，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请求 ICANN 组织地区会议，是吗？谢谢你的建议。我们一定会对此进行研究，考虑这一点。正如我之前所说，生态系统的力量取决于我们的合作。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组织。但是非常感谢你。

约翰·柯伦：

我想补充一点，奥斯卡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地区的每个 RIR 都进行外展。我们尝试让社群参与进来，并说，这些是你们的标识符。你们是制定政策的人。我们由他们运营，但你们需要参与。实际上，许多组织的这些标识符都不是战略性的。它们是战术性的。它们是用来完成业务的东西。他们或他们的职能部门或无论他们的组织在做什么，他们都想获得他们的地址块，利用它们。他们是全球社群的一部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为所有这些域名和 IP 地址制定规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 RIRS 不可能投入无限的精力来提醒这一点。

对于名称和号码的整体多利益相关方治理，ICANN 注重外展，以提醒人们协调一致，因此我们确保我们收到相同的信息，提醒人们并让他们参与，互联网标识符是他们所控制的东西。这是一条信息，我们可能需要在所有地区加强传播，让人们了解这一事实。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标识符空间显然是由政府职能或类似机构控制的。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国际社群，事实并非如此。

赫维·克莱门特：

非常感谢。我是赫维·克莱门特。抱歉。在 ASO 地址理事会，我们绝对支持 NRO NC 之前对于 ICANN 答复的意见。非常感谢。再补充一点，我们目前正面临着理事会内缺乏代表的治理问题。所以我们

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并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在谈论选举期限。ICANN 董事会对 NomCom 的指定也可能是一项全球政策，而且永远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目前正在更新我们的运营程序。这就是将在年中提交给 NRO NC 的内容。

我们尝试这样做是因为法定人数有问题，进行选举的可能性有问题，所以要以非常好的方式和符合逻辑的方式来设计。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有时是针对全球政策，但它非常笼统。我的问题很笼统。我收到了来自 ICANN 和社群的考虑这个问题的请求。这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对此仍然非常谨慎，并再次与他们的 NRO NC 密切合作。谢谢。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好的，谢谢。在目前的问题之上，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也进行了正确的讨论。许多年前，在 COVID 之前，大家可能还记得有更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压力领域，我们的信息传递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总体上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也体现在我们的消息传递中，我们再次密切合作是有益的。因此，这可能是更紧密合作的一个很好的焦点。从技术角度而言，一切正常，但外部压力增加了。这是很明显的。

顺便说一下，第二件事，尤其是在关注了 RIPE 和 APNIC 的列表之后，我也对社群本身，不仅是你们，还有社群本身印象深刻，你们在帮助和支持这个问题方面展现出了弹性。我认为这就是全部，对吧？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伟大的社群会为之努力。其次，也许我们应该深入探讨我们如何明确地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约翰·柯伦：

我认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即使是在 COVID 后，我们在各个论坛进行了协调。有很多机构开会讨论互联网、互联网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互联网、政策和论坛的问题。我们在 RIR、ICANN 和 ISOC 之间仍开展了积极合作，主动参与这些机构。我认为这确实做得很好。

我认为我想强调的问题是，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互联网。而不是像 ISOC 处理的一些事情那样，在用户和问题方面，这是他们的互联网。但是他们的互联网如何运行、域名规则和 IP 地址规则如何制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艾伦·巴雷特：

好的，谢谢。我们听到了一些好消息，即 NRO 和 ASO/AC 正在研究他们的程序，以便能够处理其中一个 RIR 不在场而导致法定人数问题的问题。你们已经考虑过了。你们正在处理它。太棒了。我们还听到，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合作、更多的讨论。当然，这已经在发生，但对此进行改进也没有坏处。我们听到，RIR 希望看到 ICANN 更多地参与 RIR 会议。甚至让 ICANN 为特定地区的社群组织地区会议。我认为，如果能够实现，我们会同时讨论名称和号码。

约翰·柯伦：

我想交给我的同事们，让他们谈谈在外展方面的设想。但我认为这不是名称或号码的问题。问题是如何管理互联网标识符以及你们是否可以参与。这是一般的外展问题。当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欢迎 ICANN 董事会的任何人来看看我们如何处理号码方面的问题。但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参与。我们的参与主要是

参与我们自己的社群。正如我们所见，我们需要让越来越多的各方参与进来。我们不希望有很多没有参与的人在最后一刻被鼓励参加选举。我们想尝试让他们更早、更积极地参与进来。我认为，是的，我们在谈论名称和号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谈论参与。

艾伦·巴雷特

谢谢约翰。莎莉 (Sally)，我们能否从 ICANN 的角度谈谈我们在这些地区所做的工作？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谢谢克里斯蒂安。谢谢约翰。可以吗？你想先发言吗？好的。在这些地区，我们有参与团队，他们是长期员工，并与 RIR 密切合作。你在这个小组中看到的每个人在他们所在的 ICANN 地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多年来，我们一直密切参与彼此的参与活动。该地区实地的 ICANN 团队一起规划活动，有时一起组织活动，相互参加彼此的活动是完全正常的。

例如，保罗刚刚参加了一场 APNIC 会议。我想是在菲律宾，对吗，保罗？我们有 [00:28:41 — 听不清]，他是我们的亚太区负责人，他非常了解保罗，也非常了解他的团队。这不仅使我们能够进行大量的参与前瞻性规划，而且约翰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这些会议的目的不是处理危机和紧急情况。

虽然必须在实地进行，但这是为了建立这种能力。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地区利益相关方以及名称和号码社群的地区新成员了解我们共同的工作，了解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共同工作、我们的单独工作，为什么我们在

技术层面需要彼此，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来加强生态系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计划，并且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如果有人想问这方面的问题，能单独来找我谈谈吗？谢谢。

奥斯卡·罗伯斯：

我有两个意见。一是关于其他组织。其他组织，如非洲网络运营商团体、FTLD、AFIX、互联网交换点。他们中的许多人与 AFRINIC 社群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尝试接触所有这些社群。所以我认为，正如约翰所说，这与名称或号码无关，而是社群尝试直接联系 AFRINIC 成员，但通过其他这些组织以及 ICANN 和 ISOC 等可以在该地区维护的所有其他计划和项目。第二个意见是，不要忘记员工。员工的工作非常出色，属于自我激励的工作。尽管缺乏治理，他们仍在进行运营，他们仍在进行能力建设流程和培训。因此，在这个阶段，公众对这项工作的认可可能很重要。

艾伦·巴雷特

是的。谢谢奥斯卡。你说得对。AFRINIC 员工对于继续开展工作所做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们的进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中断。非常鼓舞人心。谢谢。赫维。

赫维·克莱门特：

好的，我想强调一下，我曾选择 ASO/AC，但只是出于个人能力。在我的工作中，我与 AFRINIC 的员工有过联系，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尽力应对这种状况时表现是多么出色，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在这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在 AFRINIC。因为员工正在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谢谢你们的支持。

艾伦·巴雷特：好的，我没看到有人举手。所以我想我们已经处理了 ICANN 董事会向 ASO 提出的问题。你们还有什么想和我们讨论的吗？我知道你们没有提前提出问题。保罗，我看见你了。

保罗·威尔逊：抱歉，我可能漏了一些信息。我有点惊讶我们今天没有接受与会者的提问。这是预先安排好的决定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有问题，并且假设有时间，我认为回答与会者的问题没有什么坏处。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谢谢。

艾伦·巴雷特：好的。在董事会和选区组织之间的所有这些会议中，我们的惯例始终是只听取小组成员的问题或意见，而不是听众或与会者的意见。

保罗·威尔逊：这与我们在 RIR 系统中的做法完全相同，但没关系。谢谢。

约翰·柯伦：关于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正如我所说，我们有机会提问，但我们没有提供任何问题。我想我没有问题，但我想至少表达我们的谢意。RIR 系统在 ICANN 社群中运作良好。在你们的会议中，我们可能不像域名社群那样显眼，但我们一直在这里。事实上，自从 ICANN 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支持者。我们对 ICANN 的工作相当尽心。尽管我们的社群在地区和其他地方举行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是 ICANN 的支持者。我们帮助完成了 ICANN 的所有演变，包括 IANA 管理权移交，而且我们仍然在这里。我只想感谢 ICANN 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组织之家，希望我们在未来几年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

钟宏安： 我是宏安。我想通常我们会看看其他组织是否会有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没有理由不看看 RIR 和 ASO 的其他部分是否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艾伦·巴雷特：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将从 RIR 社群成员那里听取意见或问题。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ÉBASTIEN BACHOLLET)： 我是 EURALO 主席塞巴斯蒂安·巴肖莱。这其实不算是问题，而是一个意见。我们感谢我们能有机会在欧洲与 RIPE NCC 共同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们在支持我们。他们正在参加另一个会议。我们会安排信息会议。RIPE NCC 的成员始终会来和我们交谈。当我们每月组织一次圆桌会议时，总是会有主题专家来与我们交谈。因此，我要说的是，不要忘记你们已经超越自己的领域做出贡献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相信来自其他地区 RALO 的同事也会同样感谢你们的支持。非常感谢。

艾伦·巴雷特： 好的，谢谢你，塞巴斯蒂安。我认为确实如此。我认为所有 RIR 都在努力支持其所在地区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其核心业务之外的事情。

帕特里西奥·波夫莱特
(PATRICIO POBLETE):

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帕特里西奥·波夫莱特。我同样对于 AFRINIC 员工不辞辛劳地努力保持运营印象深刻。但我想知道这能持续多久？例如，如果需要购买某个大型设备，而没有人有权同意，该怎么办？例如，什么时候需要续签互联网连接合同？尽管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在最终崩溃之前，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约翰·柯伦:

我想谈谈其中一个方面，即缺乏召集治理委员会和执行某些预算措施等的的能力。由于需要支付费用，员工的努力可能会受到阻碍。我们 RIR，作为 NRO 的集体组织，已告知 AFRINIC 员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在必要时提供费用支持，无论是人员还是设备。他们只需要告诉我们即可。

我要说的是，尽管没有治理委员会，过去似乎确实存在一些担忧，但员工似乎正在领工资。他们仍在运营和计费，一切正常。但如果在这方面出现问题，其他 RIR 将提供支持。NRO 有集体能力为此动用稳定性基金。我甚至不会说稳定性基金。我们具有支付此类费用的能力。员工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我们 100% 支持他们。我们解释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必担心无法保持 AFRINIC 运行的问题。如果 AFRINIC 自己无法支付费用，那么 RIR 将在 NRO 层面集体考虑。我要寻找我的 CEO 同事，确保我说对了。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吗？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很好。

黄胜雄 (KENNY HUANG):

谢谢，我是 APNIC EC 主席黄胜雄。感谢大家给我机会。正如克里斯刚才所说，实际上，许多社群是独立工作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因此，每个 RIR 都可以通过自己定义政策来

独立开展工作。但一旦发生情况，发生异常情况，所有 RIR 都愿意共同努力。正如约翰刚才所说，我们有稳定性基金来稳定这种情况。我还建议 ICANN 也许应该开发类似的东西。并处理特殊情况，加强现有的安全保障，以应对这种情况，使 [00:39:43 — 听不清] 成为一个团结的社群。谢谢。

约翰·柯伦：

你建议 ICANN 应该创建类似的东西，我想对此跟进一下，或者说提个问题。如果你指的是 RIR，以及类似于支持 RIR 中的异常事件东西，那么号码空间，RIR，实际上拥有大量资源。总体而言，我们有数百名员工和数千万的财务储备，我们之间可能有数亿的财务储备。因此，就技术人才和资源而言，我们有大量的替补，可以处理号码社群中需要处理的事情。

现在，如果你说的是 ICANN 为特殊事件设立基金，例如，在域名空间中，我想说，你们都欠 ICANN 一个人情，你们这样做了，所以你们都欠 ICANN 一句感谢，因为 ICANN 非常适合处理特殊情况。有一个用于数据托管、注册管理机构紧急运营和其他事项的强大计划，以远见模式为 DNS 端实施。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号码方面没有实施的计划。其中真正的不足不一定是资源，也不一定是技术技能。真正的不足是我们没有预料到 RIR 治理会失败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

现在，正如我所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在战术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为号码方面考虑一些相同的措施。但这确实可能发生在号码社群和 RIR 社群中。

黄胜雄：抱歉，约翰，我可能没有让你听明白。我想澄清一下。我的意思是，给一些类似的东西。在财务资源方面类似的东西。就如何加强治理结构而言，类似的东西可能是安全专业，或者类似的东西。就是这样。谢谢。

约翰·柯伦：明白了。谢谢。

艾伦·巴雷特：好的。我看到查哈里亚 (Chharia) 了。

拉杰西·查哈里亚 (RAJESH CHHARIA)：我是拉杰西·查哈里亚。我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我受益于与 APNIC 的合作，但作为 ASO AC 的前成员，我也了解 RIR。但是对于克里斯蒂安，我想提出的是，当一个 RIR 中出现问题并影响到另一个 RIR 客户或成员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谢谢。

约翰·柯伦：你所说的是政策差异还是运营差异？

拉杰西·查哈里亚：运营。例如，如果出现某些安全性问题。

约翰·柯伦：

好的。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每个 RIR 都由自己的治理委员会管理。我们依靠强大的治理措施来确保每个组织对其社群负责。显然，这是我们认为我们做对了的事情，但显然至少在一种情况下还可以改进。但是，如果组织对其社群负责，并且你想就组织如何做某事（安全性方面或运营方面）提出问题，最终可以在该社群中提出并由该治理委员会解决。我们正在与 RIR 合作开展一些常见项目，例如网络安全和 RPKI，以尝试达到更多共性。

但是需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循我们实际成员的方向，即我们社群的方向。社群确实希望合作，但我们的运营方式、安全方式总是存在差异。社群必须在每个 RIR 中开展哪些工作。如果你有三个 RIR，你会希望在安全性方面以相同的方式工作。你必须与每个 HRIR 的社群合作，让他们保持一致。没有自动功能可以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实践中进行这些工作。

艾伦·巴雷特：

好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并且我没有看到有人举手，我们就可以结束会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前来与我们会面的 RIR 人员。我认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现在我交给崔普缇作最后的发言。

崔普缇·辛哈：

谢谢你，艾伦。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棒，这是自 2019 年以来的第一次相聚。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机会。汉斯·彼得，感谢你邀请我们共进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当然会接受你的意见。我想总结两个要点。一是，让我们举行更多的地区会议。正

如莎莉所说，ICANN 有各种地区会议。我们将研究如何加强与 RIR 的这些会议，并使会议内容从地区角度而言更有意义。第二个要点是让我们加强对所有不同生态系统参与者的治理。我们是一个集体，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失败了，就会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利。所以我们一定会仔细研究一下。感谢大家的到来。

[会议记录结束]